

劉國鈞

劉國鈞文集

論著卷



國子漢銘且為有
陸金方為一
必離也數千里
何必買也國
建築能及為期
示寶電機為集
之物料能記金

谨以此书

纪念先父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

刘璧如 刘汉栋 二〇〇〇年十月

常州市刘国钧图书馆
刘璧如 刘汉栋 敬书

图书馆

谨以此书

纪念先父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

刘璧如 刘汉栋 二〇〇〇年十月

常州市刘国钧图书馆
刘璧如 刘汉栋 敬书

图书馆

土纱救国计划书

一、纺土纱为御日绝交之后盾

此次暴日甘冒不韪，突以重兵占我东北，缴我军械，杀我军民，夺我财产，凶横暴悍，无所不用其极。如吾国应付不周，非惟亡国，实有灭种之虞。窃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经济绝交，义无反顾。但一旦实行以后，煤不敷用，工多失业，更兼洪水为灾，遍及 16 省之广，嗷嗷哀鸿，达 7000 万之众。国钧在工言工，深觉欲谋补救，非恢复土纱、崇俭黜奢不为功。查吾国纺纱锭，共计 421 万枚，英商占 17.7 万余枚，在华日厂竟占 163 万余枚，完全华股纱锭，只 240.2 万余枚。此刻尚有停业纱厂多家，完全转动者，只可以 200 万枚计之。按吾国 4 万万人口，推核每 200 人中，只占纺纱锭子 1 枚，其不敷应用也远甚。如一旦对日宣战，煤不敷用，厂有停工之虞；纱不敷用，民有无衣之叹。回思吾国在 50 年前，未有机纱入口之时，男耕女织，衣食无虞者，全仗土纱也。如空军演战，夜不宜灯，深夜工作，势必废止，则产纱更少。若欲添设纱厂，需时两载，缓不济急。惟有请中央党部与政府通飭各省党部及地方长官，普遍宣传，指导民众，恢复 40 年以前自纺自织之工作，以为御日绝交之后盾，亦救济民生之根本办法。惟民众对于纺土纱之技艺，荒

2 刘国钧文集·论著卷

疏已久，须由地方长官努力提倡训练，方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二、纺土纱为灾民贫民谋生计

摇纺土纱，系轻便工作，男女老幼，皆能为之。吾国原有之手工业，皆被外来机制货品剥夺净尽，不言抵制则已，若欲抵制，既无巨大之资本创办巨大之工厂，只有唤起民众，使知国难当头，不复喜新厌故，以仿效印度甘地纺纱救国之法，为贫民灾民谋生计。查各省近设灾民收容所甚多，倘使其食而不工，殊为不智，有此绝好机会，正宜多制人力纺纱机、摇纱机、打包机。设厂支配，利用灾民纺纱，既可以维持灾民贫民之生计，又得大宗棉纱生产之利益。为法之善，莫过于此，愿吾国人，共起图之。

三、纺土纱为谋免工人失业

欲与日本实行不合作主义，日厂华工，应即退出。但一经退出，即告失业，人数众多，于社会安宁和经济发展均有妨害，殊非久策。为谋根本救济方法，应先谋免失业，然一时何来如许工作处所为之安插？若云开办国货工厂、国货商店，均非急切所能办到。在此刻不容缓之形势下，如何等候得及？故最简捷之办法，莫若收容此辈失业工人，剴切指导其一致从事轻而易举之摇纺土纱工作，使日厂受经济之打击，而我国无失业之痛苦，且可增加国货生产，为对日绝交之锐利武器。

四、纺土纱为经营外货者改业之门径

查吾国布厂林立，经纱向赖日货，与日绝交之后，布厂经纱，不敷甚巨，欲谋补救，惟有要求我国纱厂尽纺细纱，供给布厂之

急需,将 20 支以下之粗纱,一律停纺,售出脚花,让与民众纺织土布之用,分头进行,各得其宜。是项粗纱之销路,以天津、四川、云南、贵州为最巨。若欲民众直接运销,非惟不便,且亦不能,必须设庄收卖,汇集成趸,鉴别支数,校准重量,打作小包成为大件,手续繁多。此种工作,须有贩卖经验之商业专家,组织土纱厂,或土纱合作社等,以经营之。俾贩运日货者,嗣后使其运用精力于贩运国货,此为贩卖外货者改业之门径,利益甚厚,预算详载于后。

五、纺土纱预算之利益

土纱原料,计算列述于后。

(一)纺 8 支 10 支者,用斩刀花 5 成(每担作价银 17 两),破子 5 成(每担作价银 10 两),每件纱共用 360 斤,计各用 180 斤,扯价每担 13.5 两,每件纱计花衣成本 48.6 两;另以弹花车将此斩刀花破子弹熟,计工价每担银 0.5 钱,共计银 1.8 两,纺摇纱工资约每两洋 1 分,每件合银 36 两;再加成包大件物料,计银 2 两。官利拆息开支,每件计银 3 两。总共每件成本计银 91.4 两,按照现市,可售 130 两,每件净余 38.6 两。假定资本 2 万元,每日可出纱 4 件,共计每日可以净余 154.4 两,每月即余银 4000 余两。所有弹花打大包皆以机器工作,如在偏僻之区,创办此种营业者,在进原料时,就有机噐之区域,先将原料飞花弹熟后运回工作。惟以原料交弹花厂工作之际,务须慎重,觅诚实可靠之花厂代弹,否则原料恐有被掉换、着潮及掺入石粉等弊,千万注意。

(二)纺 12 支纱,可用原白花衣 7 成(现市每担价银 30 两),斩刀 3 成(每担价银 17 两),扯价每担银 26 两,每件纱需用是项原料 332 斤,合计花衣成本银 86.32 两。如发放与各户女工照老

4 刘国钧文集·论著卷

法将花和匀自弹自纺,每两纱工资约计洋1分2厘,每件工资合银45两。再加成包大件物料,每件2两,官利拆息开支4两,总共每件成本计银137.32两。按照现市,可售银160两,每件净余银22.68两(此纱皆以手工制成,惟打大包,必需机器,如在偏僻之区,可运至机器纱厂或有打包厂之区域,代打大包,以利运销远省)。

按上项甲乙两种粗纱成本之计算,照江苏常州乡区之情形及生活程度,结核工资。如在江北或晋、豫、陕等省非工业区域内,其工资较低者,则成本可以减低,惟统税未列入。苟能谋免工人之失业,救济灾民之冻馁,保持抗日之经久,谅可要求政府免除统税,以救民生。

(三)采办原白上身花衣,悉照老法,以人力弹熟,纺8支或10支上白棉纱,可售与布厂作绒布纬纱之用。花衣愈好,产量愈多,工价愈廉,成本愈轻。惟支别之粗细、分量之轻重,务须校准,方能通销。检别土纱支数方法,可向机器纱厂调查,因机器纱厂中之摇车以33英吋为1转,80转为1小绞,7小绞为1机,如纺8支以每小绞计重125格令、10支纱100格令、12支83个半格令为标准,每百格令,合槽秤1.75钱,将厘钱推核照格令以计算可也。

(四)土纱照老法只有合线缝衣,查新法可检色、白两种合成双股花线,织中山呢,并可将花衣染成颜色拼弹,纺有颜色之花纱织造。如上海三友实业社之二一二呢,更可以染色,织麻米布。此土纱之改良,最经济最有益于社会之事业也。

六、印度甘地救国工作之重心,端在纺纱

他将纺纱之器具,视为无价之宝,护身之符,刻不离身。即此次赴英,亦随身携带,虽在大海洋之风浪剧烈中,犹不间断纺纱

之工作。此伟大人格，全世界崇为无冠王的甘地先生，日能纺纱7两，使全印民众，都随之做纺纱救国之工作，为抵制外布之后盾，已有美满成绩。今吾国大难临头，自问吾中华民国之全国民众，较之印度民众之人格，扪心较量，以为何如？观于吾国恢复土纱工作之能否成功，全视国民救国之心是否真切，亦为国民抵制日货之试金石。国家兴亡，在此一举。如人人具有爱国之真心，应不嫌国货之粗笨，且以着此土纱织成真正国货之土布为荣，并以用外货为奇耻，救国之道，庶有希望。否则望洋兴叹，夫复何言。（甘地反英，行不合作、不抵抗之两种政策。其不合作主义吾国民以之抗日则可；不抵抗主义，吾政府若以之对日则不可，缘印度已亡，吾国未亡，印度武力全失，吾国武备犹存。）

七、组织土纱厂、土纱庄、土纱合作社之意义

查吾国之盛衰，皆以工业经济为重心，工业不振，国必衰弱，反是则工业繁盛，国必富强，此不易之理也。吾国现时工业之幼稚，生产之衰弱，无可讳言。然生产衰弱，不足为患，患在不生产而专事消费耳。际此抗日机会，民知节衣缩食，创业救国，棉纱已有供不应求之事实，因此使纱价日高，又值花价低廉，土纱之机会至矣。昔之土纱，被机纱打倒者，其故有二：一则土纱之装潢，未加改良；一则机纱价廉物美，国人又皆厌故喜新，以致一蹶不振，淘汰无存。今则于此两点，已有补救之方，改良工作，使包扎装潢，悉如机纱，且国人亦已觉悟，既为国民当用国货之义，反之将有亡国败家之祸，更以甘地有纺纱救国之前车，则土纱已有巩固之基础，吾国同胞，可以兴矣。

八、土纱庄、社、厂之组织法

（一）土纱庄。设土纱庄，专营土纱范围以内之营业。土纱原

6 刘国钧文集·论著卷

料,照第五节所定之种类,按市购办,发与各乡村工户,照本庄指定粗细支纺做。但在未发原料之前,须备纱样,交各工户参考研究,并代置纺纱车摇纱车各一部,每部约值国币八九角。关于工作技艺,须先延熟手于试验处,与各工人以积极训练,待其习有成绩,然后凭保证人付与纱车及原料,嘱其携回纺摇。待其纺成交来,核其重量,更换与原料,循环不辍。设纺来之纱,经本庄检验有不合格者,即可取消其工作,拒绝付棉,责成保人将棉车摇车收回,或重加训练,再令试纺;合格者,即用人力打包机成件,运销各地。惟检验纱之优劣,务要慎重得人,否则不易销售,切宜注意。

(二)土纱合作社。土纱合作社,设于改良乡村,最为合宜。合全村之力,组织一合作社,资本由公家筹垫,村民除农事外,完全为本社纺纱。社内置打小包机,铁木合制若干部,每部价约 60 元,惟棉车摇车,均由社内代办,价由工户照缴。收发方法,悉照(一)项办理,并可参考(三)项办法,买进原料,卖出棉纱。社用开支,官利、拆息等费一律公开。如有亏耗则减低工资;设有盈余,作若干成分派,社内职员得若干成,本村工户得若干成,提若干成为社内基金,将所得之基金,作植棉之资本。如能推行无阻,从植棉起至纺纱织布售出止,成一完全产销之合作社,以种子肥料为成本,简直可称为无成本之实业团,按市买卖,稳固异常,永无亏损之虞。

(三)土纱厂。土纱厂之组织,资本至少须集 1 万余元,置办如机器纱厂所用之人力摇纱车 20 余部,每部约值 40 元,置打小包机 2 部,全铁制者,每部约 100 余元。纺纱棉车,照(一)项所述办理,但无须代工户置办摇纱车,因本厂已置大号摇车,只须工户将纱纺就,携来本厂摇成支纱,交换原料,携回再纺。如只纺而不摇者,本厂雇工代摇,其工资由厂内代付,在纺工中扣除;为出口优劣及销路关系计,出数一多,非在本厂摇纱不可,恐由各工

户摇乱，难以通销。如打大包，仍须请有打包机者代打，因打大包之机价值甚大，况无原动力，亦不能运用，其余均照（一）（二）两项参考办理。此项办法，最宜于收容灾民之处，因灾民散后，仍可继续营业，倘不愿继续者，摇纱打包各机，都可转让他人，棉车可由灾民带回自用，器具无废损之虞。

九、穿布衣颜色经济之比较

查吾国颜色所用颜料，皆属舶来品，年复一年，溢出之金钱，已不可胜计。即以现今最流行通销之阴丹士林蓝布一项论，每年已有数千万元之损失。如以外国颜料之阴丹士林染 12 磅重之蓝布 1 匹，需国币 5 元；以国货颜料之轻煤染 12 磅重之深灰布 1 匹，只需国币 5 角，且可无须机器，土染可矣。由此而论，一蓝一灰之同样衣着，不过颜色稍变，即受损失 4 元 5 角，从此可知经济侵略之重，不下于枪弹之毒。今后望各业将中外有关利害之问题，尽量宣传，唤起国人团结精神，共纾国难。

十、结 论

国危矣，事急矣，救国之道，匹夫有责。语云：三折肱知为良医。夫舍旧图新一法也，温故知新亦一法也。国钧忝列棉织业，爰将关于棉纱一得之见，略事贡献。尚望同业先进，将关系较大较重之问题，剖示国人，企望各业将其本业情形，及可以改革之处，或不用机器，而能以手工仿造者，统祈尽量提倡，以求替代。庶乎抗日救国，可得最后之胜利，国家幸甚。

（按：本文原载 1931 年 11 月 18 日《武进商报》）

利用棉麦借款于生产之意见

吾国素以农业著称于世，借人棉麦，救我之急者，不得已之举，亦耻辱之事也。若引以为喜，而不亟谋根本之救济，真利害之不辨矣。夫物腐虫生，理有必然，所惧者，腐而不能知也。查政府向美借进棉麦，在表面视之可以拖欠 3 年，似若有利；然同业用其棉，归款之期，闻只数月。而政府多此一笔收入，果能取而用之于生产之途，则到期有抵无亏；倘一旦用于消费，则借款名义，虽为政府，而实质负担者，我国民也。设无妥善办法，应请政府以收进货款之时，按期转还美国，能否办到，此同业所当注意者也。

至论购用其棉，在鄙人主张有两种办法。(1) 政府摊派所借美棉与各厂难以定价时，可按吾国棉纱市价推算，除厂用开支、利息之外，即为原棉成本，以此估作棉价；(2) 由同业代政府纺纱，厂用开支，按件计算，由政府给与厂家，所出之纱，由政府直接售与纱号。倘能照此办理，双方便利，亦觉公道无私，是否有当，尚希望同业共同研究。如欲利用美棉借款，举办生产事业，有下列两种：人造丝进口，每年有 2000 万以上，进口税已至百分之百；毛织品之输入，年有七八千万之多，卖价大，销路广，进口税亦已增高。此两种工业，皆有积极创办之需要。至论棉织业，查民国元年至十九年（公

元 1912 年至 1930 年),进口数量,每年 3.6 亿以上。有如其巨量之棉货输入,本国纱厂,反有减工停厂之痛苦发生,不知内容者,真莫名其妙。今请述吾国纱厂减工停业之原因于下。

(一)60 年前之欧美,30 年前之日本,在工厂业未发达以前,每日工作时间,钟点若干?女子深夜工是否废止?较之吾国此刻工作情形,相差几何?若该先进工业之国家,在设备未周,机械未精,技术幼稚,生产薄弱时期,即废止女子深夜工,实行 8 小时工作而发达者,则吾国仿而效之,何乐不为?如各国工业生产薄弱,不敷自给时,亦实行 12 小时工作,女子深夜工并未废止者,则吾国何可独异也?吾国生产,如能自给,设备完全,机械充足之后,缩短工作时间,废止女子深夜工,何须督促,必自行实行。缘工人之健全活泼,亦即厂方之健全活泼也。况新式工厂,已在分班休息时间,积极训练工人,改良宿舍,推广教育,其自动之明证已见。但工人教育,未能普及,以至受人煽惑,工潮迭起,使当事者维持为难,投资者,视为畏途,此工厂法不合吾国环境之影响也。

(二)世界生产过剩,以吾国为倾销尾闾,缘我国工业生产不足,以致金钱外溢。欲谋挽救,惟有努力增加生产,使成本减轻,与外货竞争,为吾人之天职。惜工厂无自由用人之权,华商纱厂,每万锭所用工人,多至八九百名者,致裁减改革而不可得。在华日厂,每万锭所用工人从 400 人减至 300 人左右,工资开支,较我省 2/3。因日厂使用工人,有绝对自由权,不受任何牵制压迫。华商纱厂,稍有改革,偶一不慎,受累无穷,中国人办中国厂,反不能如日人在华设厂之自由,此种怪现象,试问除中国之外复有第二国乎!况日厂是我劲敌,又值工战激烈之际,吾愿我棉织同业努力请求恢复工厂业之自由用人权,修改工厂法,否则恐国未亡而工厂业先亡,不独减工停业而已也。

(三)吾国工业幼稚,本不足讳,因各国工业,亦无不由幼稚而老练,惟幼稚时期需政府维持,老练时期即可报效政府,先进

10 刘国钧文集·论著卷

工业国，由工业维持国家者，已见之明证多矣。今外人在华设厂，恃其老练技能，与我竞争，压迫我之幼稚，有害吾国经济整个工业之进展，实不胜枚举。如以未成年之童男，与中年强健之大汉相搏，无家长之协助，教师之援应，不特斗殴失败，即生命亦难保全。况吾国新生路命在农工，非请政府设法取缔在华设厂之外商，不足以苟延残喘。或曰条约所在，有碍施行，按孟子折枝之说，非不能也，不为也。事急矣，痛苦已极，凡我同业宜速起图之。

前陈各端，如吾国幼稚之工业，不幸而遭其一，即不能以言生存，况兼有其三乎。夫借进美棉系暂时之计，不足以解吾业之痛苦；如欲解吾业之痛苦，则须解决以上所述之三端。彼外人引诱吾国，缩短工作时间，而不教我改良制造，增加生产，减轻成本，是无异推我工业于深渊，以便倾销彼国之货物，而施其毒计也。但吾国工厂业不谋健全组织，缩短工作时间，扩充工人休闲教育，予以充分福利，亦无异自坠于深渊也。救济之方，提倡植棉，振兴农业，挽回利权，实为根本要着，工业问题，犹其余事也。

（按：本文原载 1933 年 6 月第 5 期《励进月刊》）

赴日考察印象及感想

今天承诸位先生的厚爱，如此热烈的欢迎，甚不敢当，到的人数如此之多，不胜惭愧之至，感谢各位来宾。兄弟不是别的惭愧，是惭愧我自己才疏学浅，未能得到好的贡献来报告。

自知所报告的一切，不能满足诸位来宾的好意，且又不得不老了脸在此地公开地报告一下，说几句不中听的话，枉费诸位宝贵的光阴，这真是无限的惭愧。在此未说之时，要作一小小声明：假定说日本好的地方，并不是意图亲日，意在为有闻必录之报告，希望仿他人之长，割自己之短，所谓知己知彼，才能对症下药；或有因兄弟认识不清，误会糊涂之处，请诸君原谅；或小有足可研究价值之处，请加以研究，以作参考而已。还有一点，以为说得到做不到，何必多说，枉费精神。在鄙见以为虽此刻做不到，亦要说说，以便将来做到时的参考；如做不到的事，连说也不说，岂不是甘心让人去做，自己预备永远不做吗？在鄙人以为照中国这样的状态，凡事均需改良，已经死在头上，人不待我。日本环境好，事事可为；中国环境不好，动辄得咎。处进退两难之际，生出了两条路，什么路？一条是坐以待毙的死路，一条是铤而走险的难路。在鄙人以为如走死路，则万事俱休，只有走难路；如连难路也怕走，不希望仿他人之长，割自己之短，所谓

12 刘国钧文集·论著卷

“知己知彼”，仍是死路一条。但多难兴邦，古有明训，决不是欺骗我们的话。

日本何以能这样的强凶霸道？日本之强，第一得力于教育。兄弟此次在东京参观帝国大学，该校大礼堂，建筑费 20 万元，图书馆建筑费 400 万元，内中设备，限于时间，不能尽情奉告。此刻规定每年由国家补助建筑费用 80 万余元，且议决继续 10 年，至昭和 20 年为止。该校共计 7 个学部，学生共有 8000 名，电气试验有用水力发电试验设备，医药部很完善。兄弟对教育是门外汉，走马看花，无甚心得。还看了一小学校，该校学生共 600 多名，附设于女子师范之内，全年经费 18000 元。学制从明治至今，未有重大变更。教法对德、智、体三育并重，对古人道德忠孝、修身、礼节特别注意，并有练习礼节室。运动设备非常完全，全国人民身体之强健，亦得力于教育及社会运动。小学教员薪水，比我们高两倍以上，所以能定心教授。彼云该国小学绝无开除学生之事，以为同是国民，开除后叫他到哪一国去读书？如遇顽愚的儿童，提出另教，使其改善为止。每月底均将各学生成绩陈列出来，请学生的家长来校参观孩子们的成绩。如有不及格者，双方研究儿童在校在家一切举动，双方兼教，无有不及格者。四年级学生，能书信、看新闻报纸。且说并不希望此等儿童看新闻，因为报纸不是教育的，绝对要教其有礼节。在应该读书年龄时，即乞丐之子亦要叫他上学，膳宿由校内供给，因此，日本全国找不到一个不识字的人，他乐得对我们说大话，云日本已无不教之人。难怪兄弟游日两次，计 75 天，绝未看见有人相骂者。此次参观大小工厂 50 余家，男女工人皆向我行鞠躬礼，且目不斜视，照常工作。并遇大小商人，问起当地人口几何，全年生产若干，莫不对答如流。

兄弟在东京、名古屋之间，参观一个小小的滨松市，市之内共人口 40 万，置有布机 4 万台，出口货全年有 6000 万元之

多。40万人口,抵我们武进一半大,有如许生产之出口数,真令人可怕。该市生产种类,有布匹、茶叶、机器、牲畜、丝瓜、金瓜、黄瓜等,通年有温湿度玻璃房子,很多很多,冬生夏菜,习以为常。

到处清洁,并不见扫除工作之繁重,因人民有教育,不肯糟踏地方,素未见有人将什么抛弃于地方。有此一般人民之程度,足证日本之教育普及矣。

商店中男女职员对店主莫不奉命唯谨,招待买客看花式,翻来复去,数十分钟,不买一物,不特毫无怨言,且笑容满面,云今天花样不合,以后新货运到,请再来选择。如购一件,在付钱时,价值不拘多少,无不点头言谢。食堂、旅馆中之下女,一听呼唤,莫不彬彬有礼,周到之至,闻均中学出身居多,都在学校受过相当教育,因商务学校专教就这等人才,以备各商店之选择,所谓学其所用,用其所学也。

无论何人,拾得包袱,决不打开私自拆看,必须送到公安局开看,存局登报招人领取。什么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行人让道,敬老恤贫,此皆我国古有的美德,他都学习去。他所以能将区区岛国,建设得山田无虞旱灾,填海筑路,以安居民,码头房屋,林园马路,将一切地方,弄得如雕刻的一样,不得不归功于教育,否则决然无此成绩。有斯教育,所以强凶霸道至此也。现在他又有什么妇女救国会之组织,说已有会员600万人以上,路上常见数十百人集体行动,身带符号,会旗飘飘,闻常有集议、开会、训练等事。路上所见者,是向开会之地点行动,一有战事,可立刻召集此班妇女做后方工作。

我国天时、地利皆比日本好上几倍,只有人事不及他,弄得如此糟糕,真正可惜。如将政治改好,人事整理,大家觉悟,一致对外,既知入超,应提倡国货,努力生产,养精蓄锐,复仇雪耻,易如反掌。此刻所不能一心一德者,谅教育之未能普及,人心尚未完全觉悟也,再不觉悟,后患不可思议矣。

14 刘国钧文集·论著卷

此次在日本遇见两位印度人,此两人是纺织厂中的技师,系来日购买自动布机者。闻印度纺织纱布厂,捐税甚大,所用棉花,运到内地要捐税五六元一担,房捐地税以及营业产销制造,道道有税,重重叠叠,捐不胜捐,总而言之,制造一件纱布,要纳 50% 至 60% 的捐税,弄得印度生活程度高得非常。兄弟本想走朝鲜回国,看看日本待朝鲜人如何,因事未克前往,但在日略有所闻。据说日本在朝鲜特重抽朝鲜人地税,使他不得安居,迁往东三省移民,腾出空地,让人居住,即吾国所传日民移朝鲜,鲜民移我东北。

近来日人在朝鲜,大兴土木,多设工厂,利用其低廉工资,使制出货物,对外倾销。朝鲜纺织厂,平均男女工资,以日金为本位,只扯 2 角 8 分 1 天,合中国洋 2 角左右,比吾国便宜一半以上。似此亡国奴不能做。照印度、朝鲜两个亡国的前车而论,如中国亡了,我们武进人民所用的东西,要多出加半的价值买进,工钱要打对折收入,果如此,真生不如死了。天下事莫不有时间性,倘使亡国之后,大彻大悟,再想提倡国货,努力生产,则时机已过,不得自由矣。望各位来宾加以体察,用何种方法,来直接救我们武进,即间接救中国,且无异救私人、救农工生产。

日本以工立国,其农村关系,以前并不重视,但近来研究得有进步。以前日本吃中国米居多,顶大价值,吃过四五十元一石,觉得损失过重,加意改良。农村生产由国家银行在各乡镇设支店,与农民合作,亦名为合作社,贷款与农民买肥料种籽,指导农民种田,该合作社仿佛似农民的司令部。

合作社中之职员,由银行选派有农村学问的人,专为农民设计,并与各地方合作社会议,通盘筹划,分配种籽,划区指定,因地制宜,耕种各种植物。其农民一切举动,悉听合作社之发号施令,一切需用款,皆由银行组织之合作社负担,至收割时,亦由合作社通盘规划。